



12042

晃巖集卷二十二

閩池顯方直夫



書二

董玄宰

姑蘇觀金容甚諧夙願第未吐積悰萬一如初見天人毛光射眼未敢仰視世之下也文則瀉矣詩則怪矣品則偽矣獨先生詩文則直寫所言而不傍古人品則直行所是而不傍今人有

晃巖集

書卷 廿二

一

子瞻之才元亮之致謝太傅之畧而人乃指為摩詰元章之書畫猶慕漆園第以文慕右軍第以字豈知莊王哉適妻兄蔡某之便八行附候外父宦囊如濯此兄之苦甚于朱詹先生肯汲引之勝造恒沙浮圖也

謝簡之

聞欲造快艇募勁卒焚夷艦然艇宜百以實火銃商船宜數十實以薪草乘風突至彼銃發上

不過擊我虛舟發下不能及我飛艇交趾卽機之征和蘭皆用此法又千金懸前三尺隨後誰敢不奮窮候凱旋乃走幕下磨楯草文也

又

倅粵回承手教荷兄翁心心相照卽意氣二字亦不足盡之矣自節鉞東指海寇復橫始起于接濟之不禁以生盜心繼于撤兵之太驟以增盜黨近賊舟五十餘泊浯嶼假名歸順而當事誤信之殺人無敢禦者又有運米于彭而私販紅夷致軍士枵腹者皆兄翁行後乃敢爾也南公君子乃登東漢碑時局如此恐彭功盡置不問矣太夫人千古懿範一詩何足掄揚當翹足七晝夜如贊弗沙佛也

張尚宰

和蘭結窠彭島勢必飛蠱旣不可諭復未能剿旣還銃以長其驕復助杉以固其穴旣築壘以

明不去復勾倭以示必來搗于彭則孤師旣懼
深入逆于海則舟器復難相當造戰具則無米
難望熟釜募壯士則持豚妄意邪車勦之難如
此尤可慮者無知赤子在海則爲夷囹在陸則
爲戎首事已燃眉公肯陳于當道造福不淺矣
傳望之

鷺門無往白下者第之不獲通鯉隔于潮也白
下多來溫陵者竟不得二難隻字何也敝地比
年綠林嘯海紅夷據彭撫剿之計未定兄若在
必不至此三分天下已搖其一正吾儕枕戈擊
楫之時似不宜久臥鍾山當今名爲用人而不
獲人之用按方治病說食不飽初壞于觀局之
議論旣壞于當局之摸稜終壞于同局之水火
尚謂有人耶弟伸春擬之歷陽與二難拍手之
期不遠矣

世界蟻漏盜賊蜂屯言事之人舌強手軟任事
之人項強膽軟爭議急於爭名樹公不如樹黨
此時得有張仲居內而兄以吉甫之才居外何
功不成敝地自離庇後海波輒揚窮島中之巢
根蒂難固卽日爲梅福之行夏間可晤于棲霞
牛首矣

張尚霖

讀來札丈果曠達伶俐人也然以釋氏爲空譚

見巖集

書卷廿二

四

以孔子不持誦經爲實際丈未嘗細閱佛書宜
其不出拘儒之見也夫孔書論政事者不數段
而談心性者皆然當時三千高弟終日究仁討
義講禮明樂亦空譚乎且佛重在見性何嘗以
持素誦經爲作佛乎孔子周流雖在行道實欲
尋一箇半箇如顏魯者廣接道脉耳非專欲出
仕也當時惟司寇三月餘皆暫住東飄西泊不
合便去其功名心何等恬淡若佛之周流則三

類分身無處不現豈徒靜處一室持素誦經者乎又自利利他原非二事若以做官爲濟世以靜坐爲枯寂則顏子之陋巷不及子貢之高車矣今人嗜官者輒藉口希孔行道然所行者何道也司寇可留則結季桓子爲僚友矣衛卿可得則拜彌子爲門生矣權勢可投則不待歸豚而往見矣彈章不掛則雖目蜚鴈而不行矣又有倡徒講學干譽矯情飾一生之鄉愿圖兩廊之配享今之行道者皆此類也丈又謂弟禮佛脩福欲逃功名夫功名有數弟不能干之非欲逃之也弟終日蓬頭箕踞未嘗六時禮拜求福亦未嘗拋孔書而不講也丈自謂能於忙裡住心關中定性試靜思之果有一刺不浮游妄想乎有一毫足受用身心乎波波吒吒塵塵擾擾教子課孫順妻調妾尚未暇披古人書而謂能住心定性反喚人之靜坐詆佛之空談乎然大

解脫人見自不可測若弟小根器姑學顏之如
愚開之未信不敢自瞞并不敢瞞知己矣

傳遠度

人能無病時常念死日子則病時自有生日子
文章亦然未筆時萬念皆死則筆時千慧俱生
夫文如人一絲措大氣未除不可作文一絲烏
紗氣未除不可論文措大烏紗之氣除而文人
之氣未除可作文不可入道遠度雖無措大氣
是巖集

書卷三

六

未審有文人氣否也

又

令兄歸不寄尺鯉以遠度時在燕也閱燕錄一
悵遠度既不受羈束之人造物亦不敢羈束之
冠帶縛身如鏡枷銅鈕風塵奔走如爐炭鑊湯
世路應酬如刀山劍棘安得共茅白雲君騎赤
鳳我跨白牛逍遙劫外足矣何暇與世人爭浮
漚哉

又

入白門卽先到君兄弟先到秦淮非君兄弟則
秦淮不重非直夫之記則秦淮安能與君兄弟
並重哉今夜欲與弟再共秦淮恐難消此多福
有月則來來亦只吸煙光水炆不用杯殽也

蔣中黃

一晤卽屆時不及辭中黃然亦惟中黃可以不
辭也凡直夫所得零零碎碎見中黃盡已乾乾

晃巖集

書卷廿二

七

淨淨縱滿腹成文通身是口一見中黃必鈍鋒
結舌去矣此弟所以不辭而行也然弟回鷺門
泛潮載月携酒遊山則念念中黃何必交臂對
床之爲快乎邇來惟暮二部經書說尚未脫藁
倦則打坐渴則大白興則賦詩又興則制義其
詩不似宋似唐似漢魏似三百篇其義不似王
似瞿似中黃似若柳乃直夫自有之詩自有之
義亦自得意之詩義今人評詩則欲唐惟欲唐

則愈不識詩評義則欲元惟欲元則愈不識義
至於論交濫者姑置乃有欲擇博學萬卷者而
千無一欲擇意氣千秋者而萬無一遂咎天下
無交不知我以平等待人則滿街皆聖人何啻
博學我以實心待人則宇宙皆胞與豈無意氣
我自眼孔窄故視天下亦窄耳鷺島僅繇旬識
文章者少識性命者尤少雖不及中黃然皆可
友也何者下下人有上上智也然弟雖友之終
見巖集

不落三村習氣無論鷺門卽天下亦不能挽立
夫自有之詩義也邇來禪僻尤甚其禪不似佛
似祖似禪師似居士乃直夫自有之禪然禪雖
自有未敢自得意蓋法海無邊非若詩義之易
學也中黃惟不學禪爾一學禪縱滿腹成文通
身是口一遇直夫亦必鈍鋒結舌去矣一笑

又

此來過渡石尤作惡瀕危數次幾不得與中黃

相見登岍又衝風冒雨攀楸厲溪一程分作兩
程行平生經歷之風波飽嘗盡矣况來又無甚
事爲些小浮名不直文錢幾拋七尺愚哉然得
見中黃坐半日讀數首新詩亦覺不虛此行不
枉此一塲驚汗矣

施將軍

陶潛乞食裴休托鉢丈雖清貧比二公似猶勝
之若借明道所謂俟饑餓不能出門戶然後徐

晃巖集

書卷廿

九

爲之圖夫圖便有計較心饑餓則端坐以聽之
而已圖他何用李宏父云今日不餓歿異日不
飽歿不病歿乎第看此生歿門極重又極輕惟
重故性命不敢放過惟輕故世間不敢畱
戀丈虎岫溪居亦曾究此大事不也子瞻云以
汝猛烈復性不難以丈智勇雙絕放刀立證充
易之易者有何放不下而爲孛作難割之藕絲
哉

張虛舟

讀大製詩如寒山賦如宗鏡非心地圓明何以
有此其評茶之語精入三昧昔陸羽著茶經乃
以焙茶過候甘心其僕士類鄙之而趙州禪師
以茶寓禪願足下寧爲趙州也秋涼有便可一
葦過鷺門共譚性命真宗闡七佛秘藏夫遊虛
舟於世界何如遊虛舟於生歿海也珍重

張紹和

見巖集

書卷廿二

十

春夏雲遊見傳望之知兄過白門僅一宿見趙
凡夫知兄寓寒山曾兩度秋回見李仲梅知兄
遊空廬曾畱四咏兄若與弟往來途中也南中
承口紹和不置且云有贈言在手卷中雕龍妙
技也弟云此何足盡紹和哉其學如海品如山
其人如天際何穉孝蔡敬夫之所友某之所事
者也續集之外諒又充棟何時頒行弟途中并
秋冬所著名南叅集差可觀敬呈覽自笑著述

之約如貧婦人無珠鈿絃服只一簪一花不能
盛辦而託言淡粧者也兄有珠鈿絃服者得毋
笑一簪一花爲村婆子乎

陳嘉揚

狎之一字被今人說壞了鸚鵡之鳥最狎蛩蛩
之獸最狎身與臂最狎夫與婦最狎惟最狎故
難離惟難離故真相知特患兄不狎我耳弄獅
之說絕倒三教聖人十二類生皆弄獅也佛說
一切如幻盡之矣但知其弄獅而反被獅弄讀
時文博科第營田宅計兒孫皆被獅弄者也聞
聲相思進前不御靠學長驕恃洒露狂皆被獅
弄者也大地戲場急湏着眼

蔡擎父

在家題目多不配詩出外詩多不配題目弟有
數首古風可敵題目謹錄政夫詩有情有神情
欲真神欲厚至入律則牽意以就格最難真而

難厚者也遊湖得二律不如一古姑並存之以見律之難也今有終身攻律究竟神情俱索弁律亦不能工矣病在不讀漢魏而先讀杜不讀杜古而讀杜律夫杜之古勝律多也杜且無幾首佳律况學杜耶况今之填敲字句以學杜耶廼知前年學問之淺安知他年不以今爲淺耶惟兄知此道可語此也

林爲磐

晁蠟集

書卷廿二

十二

弟抵歷陽將匝月矣人情風土大異所聞而衙役尤甚能造通神之弊孔織無影之風波家昆一至卽清錢穀而吏書重足革差票而皂快束手禁私宰而回夷之種闌提之人皆因口饑而心誹矣它日壞家昆之官者必此輩也惜上之人不覺耳若汲汲欲其覺是畏人不知便輸臣父一籌矣弟月杪擬歸卽取道白門與兄爲數日譚朝吳暮越無之不可家昆欲歸不得羨弟

如儼兄卽暑雖閒然亦有應酬之勞冠帶之苦
皆欲歸不得者弟未與兄易也嗚

又

大序字字肝腸語語解脫同心之人出口自別
視諸面朋藻繪其詞春秋其腹奚啻霄壤拙集
可免詭頭矣夫文以人重非以官重也屠緯真
謂沈君典卽布衣蕭然愈可鄭重耳鷺島佳山
川兄有少文之興肯一葦過我否梅子真居之
是巖集

書卷五

十三

僅名梅岑大士寓之則白葦山也

又

寓白門六日不得爲鍾阜牛首之遊而與兄譚
一夜甚快回過燕磯凌大江風濤亦奇差不及
海海浪雄幻莫測其至兄之文也江浪搏激望
之有涯弟之文也至山則海差不及江江山光
媚翠色欲流兄之文也海山巉巖寧色少態弟
之文也兄以爲何如弟近詩較前差勝兄文高

矣美矣詩何不學慧心之人一學卽能但當自
已胸中流出切不可依人眼孔自塞靈機惟多
看古人詩卽看亦如禪家看經一字不可黏著
也

譚友夏

擬遊叅弁入景陵時坐歷陽月餘神情不王資
芥又空適當六月陸行畏日江行畏風擬再踐
約尚未果始信異山異人不易見也此時家家

晁曠集

善卷廿三

十四

言詩實不識詩爲何物近之學伯敬者猶之學
中郎也友夏伯敬之詩能洗歷代之宿習而詩
歸一部又能換人累劫之肝腸翁生平強項獨
心折敬夫而敬夫亦以翁爲可與言也而友之
原著玉屏集敬夫刪之去歲遊南名南叅集差
可觀敬寄覽

又

去冬至符離聞嫡慈變奔歸不得至長安握臂

爲恨不孝家海島島可四十里名白鷺門周遭
皆海亦有蠟洞而玉屏山爲自關讀書其中者
島距邑七十里不孝每入邑惟尋敬夫約結晚
年白社今敬夫往矣不孝寂寞苦况猶如兄之
矢伯敬也讀挽敬夫詩文交情至此可泣鬼神
矣然如敬夫伯敬之慧心靈悟決是天人微恨
其不證究竟地耳仁夫亦有心人也曾與敬夫
同夢友夏而友夏書忽至精誠所感不可思議

晁曠集

書卷三

十五

世界空華英雄大夢蓋世文章敵不得生歿願
友夏自愛

李仲悔

閱人多矣如仲悔少年知道者無兩仲悔喜恬
余喜狂而兩不相病何者惟恬故心小小則針
芥相投入如來藏狂則膽大大則寶杵一揮斬
斷塵勞霹靂一響粉碎虛空是我兩人皆法門
中不可少者也聞邇來廣嗣之念甚急此世法

第一義然屬幻境不必留心當知種種無明愛
爲根本無始劫來多是認賊作子惟不得真子
故輪迴至今夫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舍真子
而建桴鼓以求他子愚惑孰甚願與仲悔時時
見真子也

又

讀報札是仲悔見在語亦是古德過去語前因
道及廣嗣故牽出真子許多話頭稍有尋真心

見巖集

書卷五

十六

便不得言真則真之一字自是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境界矣非真卽真豈真外更有非真乎到
此地位說子亦可說福慧亦可說寶杵霹靂亦
可說狂亦可說恬亦可說狂卽恬恬卽狂亦可
說狂是狂恬是恬亦可若盡空一切不敢說這
等話便落二乘禪矣若云見處是何物能見時
是何心見時從何來不見時從何去愚謂見處
正是這物能見時正是這心見時這物不曾來

不見時這物不曾去故大家吹滅暗中行何處
是見及乎天曉也尋常何處非見伸悔何怕見
也心經開口用觀金剛未後用觀非見而何至
於喜往正古聖家風釋迦下地遂謂天上天下
惟我獨尊則釋迦初生便往矣孔子臨終猶謂
明主不興天下誰能宗予則孔子到死亦往矣
噫此所以爲聖人也彼曾皙琴張何足語往哉
真往自有鏡花水月心斬釘截鐵手于葛藤中

晃巖集

書卷廿二

十七

打筋斗更不肯依畫葫蘆捨人屎橛不然不可
言真併不可言不真則如玄沙白紙往來誰不
能也此徫徠無師之智恨不得與君同堂商之
又

途中蔡公忙於應酬而僕得從容於山水入署
家兄忙於政事而僕得優游於文章甚矣居官
不及我輩也所遇者禪無過止師學無過仲悔
水無過海山無過玉屏菓無過荔支僕且歸歸

以六月息也南程一帙附覽得無笑我山水文章之忙等之臧穀耶

又

邇來作何勾當既知靠不得善知識亦知靠不得仲悔乎自性建立須看得融這般無基址無工夫無形相如何建立自性建立卽屬自相教人建立卽屬他相自他都不立卽屬空相如何建立此性也

晃巖集

書卷廿三

十八

又

承示海氛以胥宇入郡爲策弟自家寶藏前被六賊劫去今纔覓得真賊始築般若之城治精進之軍斷愛河之橋燒苦海之艦不起于座榘大功碑有何海賊之足避哉

又

聚風萍而投鍼芥我兩人似之別後無可與語瘦島寒汀惟容得孤雲獨鶴使有伴侶則島汀

不奇雲鶴不貴此岑廬之惟一仲悔也

又

廿八夜夢入貴園齋甚偉麗名花攢籬白石鋪地俄而尊人出焉用巾皂袍笑容可掬與余揖甚恭丈與陳師及一客在側前有佛堂余假尊人衣冠禮佛禮罷尊人隨取去亦禮佛仍同至後堂設齋二榻尊人與陳師一客共榻挽余共馬余辭就仲悔榻尊人因問住泉幾久答以歲

晃巖集

書卷 廿二

十九

一二至云何不與小兒共事間談甚多雞鳴驚醒儼然未散因思滿笑容者有仲悔爲子也借衣冠者服堯之服也隨取去者還我本色也各禮佛者齊趨妙覺也共享齋者同飮法喜也欲共事者策我兩人努力也又一夜夢到岑廬左一座甚麗尊人在焉書籍甚富簡其目有一部名程處士比羊疏集因問比羊疏何說尊人云其疏比告朔之羊也又有僊籍一卷閱之有張

曲江名焉因思曲江煉九轉不成道家謂其服藥不明神氣枯者亦登僊籍耶二夢俱奇謹呈報遼師之失遼人卽賊心王之失心識卽賊提金剛劍豎鐵脊梁吾兩人勉之

又

承示瑞夢深嘆希有僕心香素注仲悔故有獻香之夢善財妙高峯不見德雲至他峯見之古人云妙高頂上從來不許商量第二峯頭祖師

晁巖集

書卷廿二

二十

畧容議論今于妙峯傳衣是的傳向上一路必仲悔平日有不思議薰故有不思議變從今惟時時相應勿用一毫知解勿着一毫教相桃源岑廬保養聖胎吃針穿衣粧成聾啞卽古人所云轉關及末後句不過拔其釘橛皆非實語春風和煦幸偕止師同臨晁巖相視而笑不勝見于夢中耶巖中如金色之莊嚴龍角之閑富山川之幽穆林木之畏佳雖不及貴園亦敝邑之

鷺嶺祇林不可不至也

蔣若椰

兩閱月始到歷陽半爲山水絆耳途中見緇黃
卽喜見朱紫卽畏見巖洞卽喜見城郭卽畏見
松子藤花卽喜見鷺肪雞炙卽畏野鶴出山應
還本色尚有未了之緣江未至焦蘇未至洞庭
杭未至天目當留以快歸路耳宇內如君家兄
弟者絕少與其叅有情之凡夫不如叅無情之
是巖集

書卷廿

廿一

山水會心較捷也傾倒之日秋以爲期

又

天下書如牛毛一椰子腹安能讀得盡陶私景
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則聖人有所不知當先我
耻矣夫胷中無所有故無所不有一有所有必
有所無若禪家清涼永明妙喜中峰輩下筆幾
萬言雲夢崑崙不足喻其富星河峽江不足比
其雄長卿太冲不足當其執事皆大定後發廣

長子豆飯餉剿翁者可擬哉願兄爲擎天立地
英雄漢勿令人謂長卿太冲者流也多聞最害
心性阿難以多聞幾墮魔道越兩傳盡空諸漏
始得作祖弟才不逮兄萬一然在靈山會上則
兄爲阿難弟爲迦葉必先兄傳衣矣所謂生天
在靈運前成佛在靈運後也

又

王文成之孝不在封爵上壽時而在頃悟良知

是巖集

書卷廿二

廿二

時達磨于父櫬前入定七日今人徒毀於形骸
怵於酬答耳世界波流居諸火箭願兄曷所以
不朽者讀書至玉堂而結局爲人至黃閣而未
結局也

又

韋表微年四十而云宦情文思一切都衰况五
十乎林謙之云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
稱老夫如何更對人前稱得門生弟年五十矣

尚能逐少年場頰首作經生語耶昭代孝廉講
學不仕者如陳白沙汪環谷李大厓張敬塘鄧
潛谷劉約堂諸人才子不仕者如瞿慕川胡明
瑞諸人出家爲僊者有郁雲陽出家爲僧者有
王介庵王太無馮太衝諸人然弟皆異于是以
真道學不必講也能修行不必出家也惟母子
相依效介推偕隱漢陰灌園朱桃椎編葉遮體
張太玄煮石療饑足矣

見巖集

書卷廿二

廿三

又

自去冬不上公車便作是念此數月可于水邊
林下叅究大事勝驢背車塵萬萬乃坐山未幾
而母恙幸愈妻恙復劇一月之中強半在家在
家之中強半理藥鑄與酬應乃知靜裡光陰未
易得也兄讀禮三年猶如彈指此三年內精神
或消磨于文章或消磨于酬應反而求之靜裡
光陰果不虛度否也况燕邸酬應百倍于此乎

唐人云星星幾莖髮草草百年身我兩人髮漸
星矣各勿再草草也李陳俱作古何啻彈指卽
登極位享期願亦彈指也翁擬結茅巖下全家
入隱如蕭子雲八十口同居洞中不勝擾擾波
波于城市耶然世界可以無翁故翁可以無世
界若我可以無世界世界不可以無我如凡者
又不可不出也况今中原多事昨鞞皮島復失
百孔千瘡左塗右潰豈吾儕泉石之時第當認
是巖集

書卷廿二

廿四

欲明明德於天下一語則新民原明明中事不
分爲二添園謂塵垢粃糠陶鑄堯舜是二之也
以爲然否

又

聞名列金甌卽日 特簡深爲世道慶第今日
端揆之難百倍往時宮府何以一心閣部何以
合力臺省何以得人監司何以稱職兵賦何以
充實邊塵何以肅清加徵何以休息當見得定

籌得熟然後可以等閒整頓羅近谿云天下二
事最易者爲人至聖賢惟在愚夫愚婦處下手
爲治至太平惟在耕夫織婦處下手今北苦甲
兵南苦征役不得安其耕織矣欲復耕夫織婦
之常當勵荒飽枝官之革似易而未易也新解
起信論奉覽此論括全藏義奧而解頗明試閱
之能使胥無一物在聖人則爲空空在相臣則
爲休休近之相業不光者皆胸中有物也

是曦集

書卷廿二

廿五

鄭道圭

丈夫子得掇魏科交名賢讀秘書是第一快事
前兄書云抱書而入背書而出不覺絕倒以兄
與黃幼玄之才辟倪千古迺受此繩約天欲兄
降其氣小其心溫其性厚其德以爲異日珪璋
之用故壓房而不元入館而不鼎皆美意也幸
勿作苦想聞買一燕姬然否弟酒已能斷獨于
色一路猶打未透願與兄共戒之弟近浪游吳

越間自揣得交名賢買秘書飽山水便快平生
何必盡掇巍科纏腰騎鶴哉

商孟和

接隹咏隹畫滿案輝煌窮兒暴富快活無量第
近結茅端山千嶂列屏一溪縈帶後楹供佛龍
函千卷前楹讀書牙籤萬軸山光積案花影入
床有時蒲團趺坐任鷓巢衣有時絕頂危攀與
虎交臂近巘三里有大龍湫石壁拔地飛沫捲
是巘集

書卷廿二

廿六

天尤奇絕必兄之詩中畫畫中詩始草衮山靈
他人皆貌不出也友夏云得兄詩畫勝登第第
云得兄詩畫勝讀萬卷書夫萬卷書豈一第可
比哉然願勿以此應酬每月詩二首畫一幅足
矣希則自貴也

黃可遠

別後弟搭一茅于端山名是巘杜門讀書置弁
沉于度外望城闔而畏况敢問長安乎坐是疎

于脩候然兄近况則已悉矣世態山川吾心唯
有平地人情風雨吾量惟有霽天原不足介懷
所可慨者今何時也居言路者當捐七尺以報
恩乃憑三寸以塞責耶兄才情足千古然弟如
佛印之規子瞻願暇時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
常住永無隳落者得此櫛柄仕亦可隱亦可相
亦可將亦可陪玉皇亦可陪悲院亦可不則富
貴空華文章敝箒到頭無用姚江吁江諸君皆

晁皞集

書卷廿二

廿七

深知此道非特禪家有也弟以母老隻身不敢
遠離亦思髮斑齒豁行僻才迂不能挽河洗甲
登大將之壇以滅虜寇又不能高髻擦眉媚衝
文之好以博巍科不能執雉脩脯避少年之席
而稱門生又不能羔膝奮肩伏主爵之闈而就
一命因骯髒既久腰肢難親心地未明萬緣俱
澹陳白沙鄧潛谷向亦不上公車邵康節羅豫
章何嘗有媿在位第索居易損獨立易傾願兄

癩發藥而匡予不逮也

張天生

來函弁序謬見推許自是兄好問虛懷然第切
耽內典長事唵壇性學遡威音羲畫之前詩文
希西京大曆以上時菴帖括人尊爲千佛名經
者每以敝帚視之縱偶拈題強半忘藁無以質
大方亦弟不習者以爲不足貴耳此道雖微攸
關世運而挽世運之功又不在作而在選以作

昆巖集

書卷廿二

廿八

者力孤而信從者少選者願弘而皈依者衆也
邇來選者乃分曹別派同己者卽拙必錄異己
者雖工必黜柴柵先橫胸中雌黃不厭衆口甚
至形之筆札若南北之岐宗而洛蜀之分黨也
亦可笑矣大江西南衡文者數十家雖各負隋
侯而靈虵之珠終歸兄手如入丹室神爐瓦礫
皆金苓通亦樂勉錄數拙以副清問仍賦一詩
以誌高雅弟明年北征早則共醉于白門遲則

聯轡入長安也

林觀曾

三山回郡擬晤昆玉卽行乃爲人覺晝則輿夢以分東夜則減餐以赴席爰居始悔其飛之不早也凡欲邀異人者當預跡其所至而急敷蓮座爨沉水烹龍團以逆之如阿閼佛不容數見也若具啟訛期以爲可召而至此施之生客俗客而能施世外之人不速之友乎李長源家有

見巖集

書卷廿二

廿九

蒜氣而僂不下帛道猷臍有葱氣而佛不畱今之具啟訛期者皆蒜葱氣也弟近復買一妾非敢冀其生子第令伴前妾汲水供饌如二天女之侍方山則善耳鷺島不可居移邑一枝稍欲綢繆非鳩所長譙脩立見凡沙溪之遊何日弟欲天心寺賞瀑距彼不遠或可偕行但先許友人清溪三瀑之遊凡肯重陽來則弟可以兩不

爽矣

家信

署中兄弟聚談此極快事所以汲汲欲出者無
美酒一也無美水可烹茶二也鷄籠方山之勝
而不敢往三也卽三老堂在墻外高可眺遠翠
可襲涼亦不敢至四也是日下江如縱壑之鱗
活潑無量至白門僅遊秦淮而不及鍾山至姑
蘇僅補靈巖而不及洞庭至武林僅補雲棲而
不及天目接家信云宜人尙微腫歸心轉亟擬
是巖集

書卷廿

三十

之廬之參皆不果聞一遊客曾之歷陽欲關說
關人拒之遂肆爲謗又有積奸被發者亦恨而
造謗必去凡而後快夫居官無得罪于百姓而
得罪此二種人官可知矣斷無上之人信彼者
眞實任事之人寔是非于度外上人信與不信
不必關心造物勞我以官逸我以歸想造謗者
未必果欲去我而使我受人天之清福也

又

寄來古風夫有慧語他日嗣吾詩者弟也我少時伯兄不敢教我詩猶我今日不敢教弟詩也不待教而能迺知果有別腸非關學也然當以應制文爲本領以詩爲遊戲我在客中亦時拈劄義其詩與記如鉢之風谷之雲偶然而起不能工亦不求工何者傳世難應世易願弟爲其易者耳

又

見巖集

書卷廿二

卅一

吳越山水之佳大半爲人粧點只三分山水得七分刹宇十分文章則洞天福地矣鷺門儻得一好事粧點則洪濟可敵靈隱玉屏可敵飛來醴洞可敵中冷鼓浪可敵金焦所惜者海寇多人心險孔方之外他無所知不及吳越猶有可語者耳

又

錢可思得來不債可思得去不思既無益徒添

一團業火耳。第年邊無錢，然吟哦愈佳。句讀書愈快活。造化能貧我，餓我而不能使我憂煎。孰謂造化有權哉。

又

詩逋難償，自思既觸世眼，安能順世情。且詩文非潦草之物，精神豈奉承之具。古人用工無暇，剪爪嬾殘，無暇對俗人拭涕。慈受深師云：你如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石上磨磨來磨去。他刀快，你石薄矣。尚有嬾人不來我石上磨者，今要我詩文者，皆欲磨我石者也。其擾我工夫，何啻剪爪拭涕哉。可力辭之。只道他一片頑石，原快不得刀要他何用。如某公是喜人來我石上磨者，彼賢乎哉。我則不暇。

又

王允訝我文不入其名，夫文有不必名而名者。如蘇子瞻書放魚弄鼻人，吉童奴九亦名矣。有

不名而名者如赤壁賦中客有吹洞簫者至今
知爲道士楊綿竹矣凡經文人所名者固名卽
不及名者後世亦竟知其名也我旣非蘇後世
且不能名我我安能名人乎非敢似玄經不載
富人名也

闕褐公

承下詢地方最要者敬陳四條以便俯採一移
選鋒營同安負山襟海海達兩洋山通四縣良

是巖集

書卷廿一

世三

奸雜處稍以法繩或逃遠島爲蜂屯或避他邑
爲兔窟或接濟而駕艇夜出或勾引而誘寇突
來粵若過糴而竊戶賦鳴鴻矣官稍離縣而勢
豪張碩鼠矣欲設一關而孔道之中復有間道
欲置一旅而加徃之後難以重征竊惟同安最
衝者中左所次衝者石滸也中左隔海距縣七
十里旣有浯銅泉標二遊以衛左右石滸濱海
距縣十里人烟輻湊土城久圯前被賊李魁奇

突入焚掠無以禦之選鋒營陸兵三百名駐札中左城內今海波稍靜山寇可虞如前年寇奪我舟水師復爲陸用選鋒兵未見奏績且株守中左島上有急則卸擔二遊縣中有急則托言阻海合無將選鋒營兵移守石潯如遇海警則水師守門戶選鋒守咽喉或值山警則選鋒爲前矛鄉兵爲後勁又逐月之軍糈就給本縣旣足杜其侵欺有出人之武藝俾教鄉兵復可廣

是礮集

書卷廿二

卅四

爲團練此不費官帑一毫足收陸兵實用也一議浯銅遊浯銅舊惟一總近以地遠難馭分爲二遊左遊轄自舊浯嶼至鎮海崎尾右遊轄自劉五店至官灣圍頭上達泉界下抵漳封犄角互牙最爲善法第舟一日不在汛則起萑苻之窺總一日不在舟則生哨捕之玩今二遊總皆駐中左逢汛暫出雖歷難周若寇過洋旣乏狼烟之報及舟馳救徒爲馬腹之鞭合無令左遊

收汛駐舊浯嶼出汛巡浯州等處右遊收汛駐
劉五店出汛巡金山官湧等處遊擊駐中左帶
泉標遊一枝稽察兩路庶外洋之聲息易通內
地之藩籬益固矣一練鄉兵鄉兵多臨時召集
致手器不相調倉卒派糶致貧富互推諉又保
長脫壯丁而混充其名侵科歛而不果其腹夫
操戈矛者令兼耒耜難也挾弓矢者俾挾餼糧
又難也今有一法兵農可兼緩急可賴者同安

晃巖集

書卷廿二

附五

七八百保合無每保擇一善射者教以射善銃
者教以銃民于農隙習射與銃錄爲冊以月報
縣試之精者賞之無事則耕而以射銃爲獵有
事則片紙號召一保取數人或一人焉可得數
千人之用矣然後令殷戶醜錢養之如坂尾保
善飛石五峰保善藥弩以助禦敵雖精兵不是
過也一實倉廩同安田窄烟稠貧民以粵糴之

通閉爲豐儉富人以米價之高下權奇贏當炊

玉之時而富者之慳甚于惠潮故穀直日騰乃
儲胥獨少縣倉有穀而未盈高浦金門二所有
倉而無穀中左所無穀并無倉古者三年收有
一年之蓄今者數年蓄不足支數月之饑况無
蓄乎合無于實者增之虛者補之穀艘常通長
納如坻之粟豐年必積永存不涸之倉此足食
之先幾救荒之上策也

張載寧

見巖集

書卷廿

卅六

青驄按敝郡時不肖抱恙溪山不獲躬受頂鉞
公乃頌以隆儀逢人說項至以不交臂爲恨昔
聶雙江侍御過惠安未視事而先見張襄惠曰
如公者一日十見何嫌也今公之念故人汲汲
欲見情殷于聶矣媿不肖非其人也讀題署聯
語千古格言如嚴保甲一事尤爲要着其他飭
群吏絕苞苴核軍實消奸萌種種美政埋輪嚼
鐵之風載觀矣人謂今日法密識者獨謂法疎

以遼事論加賦重征敲肌刮髓飽債師而養懦
軍不聞有練精兵以汰冗餉選良將以實邊糶
者非無法乎以流寇論烏合數萬不足當奴一
千鄉兵可防郡縣可將鄰邑可犄角大師可搗
巢乃養癰十年左塗右潰反掩敗爲功取棄爲
復非無法乎卽以敝閩論販夷者屢奉

明禁矣今臺灣之舟往來如織兩洋之舟出入
如風旣不能禁不如開之乃臧數萬之帑金入

是囁集

書卷廿二

卅七

積年之奸手非無法乎夷寇之法非一時所能
振刷而越販之法卽吏茲土者不能周知今保
甲旣嚴此風可息第保甲行之聚落易行之海
濱難海濱人散處而家于舟販臺灣者以爲漁
于海也販兩洋者以爲糶于粵也最難譏察如
近日敝邑倡平斛之議又有無爲妖黨乘之鼓
煽糾衆聚謀幾于揭竿賴吳父母多方撫緝群

囂始息夫肅積玩之人心在上下交策有公表

率而良牧效之整頓兩間易易耳

熊夢澤

兩辱台翰娓娓千言復于蔡札中囑不肖以出仕鍾情過于父師自媿何脩而獲至人隆眷若此也不肖初亦有志三立以希古人無奈時邁才疎有三不宜出者望八老親孫枝未兆兩異母弟別居復遠不肖隻身萬里倘溫清失調湯藥誰侍一也中原多事必如老父母鴻畧乃可

是巖集

書卷廿二

卅八

展布若不肖任邊疆則無安攘之才識理簿書則無明遠之精神供史職則不能爲應付之文章結要軸則不能爲周旋之氣骨口同心直動與世違二也宋賢以堯舜事業爲浮雲道家以蓋世勲名爲大夢不肖年在知非尚未能做一心之宗紹千聖之統倘或小草未豎蒲柳先凋豈不虛負一世三也所以木石與居母子偕隱非無意度生也老父母靜脩讀禮道益廣崇他

日性學勲業與貴鄉王新建並傳矣做邑近因
村民藉平斛爲名幾成萑苻賴吳父母多方弭
緝始安息中原多事惟閩浙稍無甲兵然敲骨
難支之加派始有甚焉愁時閉門之士不勝其
蒿目也

蔣中黃

聞兄獨坐齋頭高枕則日上三竿豪興則月下
一斗學士望之如山親朋罕見其面前弟詩有
是巖集

書卷三

卅九

惟我到齋方有酒之句二十年來交譜尚惟直
夫一人弟真是自傲矣近日詩習有二徑一學
楚以文其庸疎一學韓以托其詭異君子不繇
也僂傳偶山中戲集之王文成奇男子原不借
光于瓊笈第以鴻苞記其歿後人有見者若啟
龕事不過前生爲僧耳馮當世是五臺僧真西
山是草菴僧子瞻是五戒僧本朝胡忠安是天
池僧皆可入僂乎程朝邑且暮在家而治岳池

事如許旌陽卽是僊若祭碑免禍術士亦能之
王安道華山記中二媼其弟子楊妓尚在疑信
獨其師韓姑焮後體不僵不腐是有道者然安
道遊在洪武間韓已化三十年定是元末人故
不入也傳中如張子冲樵夫也丘駝梢子也董
伯華屠戶也吉玄蕩兒也李青霞瞽丐也劉大
瓢劇盜也張福兇徒也尚能僊吾儕負盖世聰
明欲下上古乃不及此曹豈不媿哉

晃墩集

書卷廿二

四十

滿行者

若其大乘信勇猛精進當看古人喻語如竹原
庵堊云若究此事如失鎖匙祇管尋來尋去忽
然撞着原在這裏卽開鎖見自家庫藏無不具
足又云如撞着殺人漢你若不殺他他便殺了
你元豐滿瀟云此劍刃上事須劍刃上漢始得
黃龍心師云此事如猫兒捕鼠目睛不瞬四足
踞地諸根願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能如是

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高峰妙師云此事如逆水
撐船愈撐愈退直饒退到大洋海底撥轉船頭
決要撐上若具這志卽是到家消息又云如善
射者仰箭射空復以後箭射前箭箭箭相貫住
于空中如是精進尅日成功又云此事如空裏
栽花水中撈月直是無你下手處無你用心處
往往遇這境界十箇有五隻打退鼓不知正是
到家消息當如關羽百萬軍中直取顏良如是

晃巖集

書卷廿二

四一

猛利利卽成聖願仁者依此用功不可靠紙上
不可靠口頭若謂日用現前頭頭皆道飲酒食
肉無礙菩提饑餐倦眠俱爲般若此句能活人
亦能殺人速參速參

陳子潛

欲賊夷寇加派募召甚不得法兵貴精貴練而
精練之善在良將今不患無兵無餉而患無將
無將雖增兵猶無兵增餉猶無餉也光武以數

千破王莽百萬謝玄以二萬破苻堅百萬卽
國朝韓襄毅用陶魯三百人破藤峽賊張襄惠
用副將程鑒七十人破魚窩峒賊何必多哉杜
子美云奇兵不在衆今人第用韓淮陰之言謂
多多益善乃多多益弱也惟凡可語此耳

蔣中陞

允靜脩五年一朝攬轡糝糠之陶鑄寧可量第
此時久竭之民力積壞之人心盈庭有議而無

晁曬集

書卷廿二

四二

功 朝令急罰而緩賞一小人退而遡其初必
株連數君子一君子進而疑其終復羅織爲小
人至理其蚘蚪吹其毛癩薦牘未乾白簡隨後
致任事之席不溫氣易索今實心之人惟有揭
肝膽于白日置利害于浮雲秩之內外崇卑固
不必計也

周明伯

承教力勸弟出仕 高皇以嚴子陵爲臯人弟

豈敢效之不見張子韶云君子之學豈志在取
一第效一官而已飲食起居皆宰相事業也王
汝止亦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卽吾之仕也
如是第無時不仕公乃以冠進賢爲仕耶拜惠
藥方甚感然生子必藉父母已三緣和合如中
陰不來神劑無用向妾未孕今不再置因思如
劉彥和出家丘長春割勢元紫芝俞秀老种明
逸周道祖陽行先林和靖諸儒終身不娶亦望
是巖集

書卷廿二

四三

子耶以此自慰耳一粲

